

战旗飘飘·英雄连队的新时代风采

郁郁葱葱的燕山脚下,突然出现一抹红色。西山哨所,在青山映衬下像一颗宝石。莽莽山间盘旋着两条“龙”——一条山路,载着连队官兵“腾云驾雾”爬上山巅;一条输油线路,藏在深山深处,流淌着战争的“血液”。

“以后你就是‘骡信’,负责喂骡子和带队运输。”连长说。从那以后,每天早上不到6点,罗茂文就起床带着骡队出发。从哨所通往山峰的路,宽不足1.5米,还有不少急弯,脚下就是十几米的悬崖。

过一个哨所,队伍里就会留下一两名战友执勤。走到最后一个瞭望哨,只剩下张艳奇和班长。看着远处星星点点的灯火,张艳奇忍不住问:“这里背靠大山,远离村镇,瞭望哨还需要站岗吗?”

追寻大山深处那抹红

■本报特约通讯员 崔寒凝 孙文韬

在班长绘声绘色的讲述中,一段段传奇事迹仿佛出现在张艳奇脑海里——80多年前的抗日烽火中,连队首次以建制连参加战斗。70多年前,连队官兵从锦州扛着“大功四连”的旗帜,一路战斗到天津、长沙。

战,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、生与死的考验。“连里荣誉室的战旗,是咱们老连长宋佩山和指导员王存带着65个人,从抗美援朝战场直接扛到连队来的!”

卫大山,就是保卫祖国。跟着巡逻队往回走时,他看见天边泛起鱼肚白,还带着一抹红色。那是张艳奇第一次这么清晰地看到山中日出。那抹红色从一点点逐渐晕染到整片天空,就像一面旗帜,迎风逐渐舒展,向山外的世界延伸。

时空穿越

走进“英勇神速”连——

我的战旗 我的连

■本报特约通讯员 崔寒凝 孙文韬

特稿

再印证一次,“英勇神速”连的兵还能不能神速

摺下电话,张艳奇拔腿往外跑。“喂”地一下就不见人影了。西山哨所很快消失在他身后。山路上,张艳奇一路狂奔,半小时就赶到营区,站到了指导员办公室门口。他喘着粗气,黑得发亮的脸上满是汗珠,额头还带着山间的松枝刚出两道口子。



图①:郑州联保中心某仓库哨所一角。图②:“英勇神速”连掌旗手张艳奇。图③:“英勇神速”连官兵山地奔袭训练。

被带回了。”原来,在阅兵集训点,张艳奇遇到了很大的困难。手里握着的“水管”突然变成“旗杆”,他有些不适应。要论消防业务和技能,张艳奇绝对有自信能独当一面。可到了阅兵训练场上,他好像回到了兵之初,军姿不够挺拔,动作不够迅速。

日的训练,一度让他觉得很失落。回到连队,战友们一窝蜂围过来。大家都对张艳奇在北京集训的经历很好奇。张艳奇说:“能扛着连队的战旗接受检阅,我觉得很幸运。这不但是身体上的训练,更是精神上的洗礼。我更加明白了,自己当兵来干什么,要做什么。”

与子弹“喂”出来的摩步连不同,仓库警勤连的士兵们从入伍就长在大山里。除了驻训演训外,大部分时间,他们往返于运输任务点和物资囤放点,在山上冲。收集连队官兵训练照片时,周鹏翻看连队相机,战士们冲锋时散发的活力是他见惯了的。突然,几张不一样的照片吸引了他——

郭旭德重回老连队。在地窖前,郭旭德洒了一整瓶二锅头,点燃一支烟,坐在地上待了半晌。1983年,他的战友蒋福成挖地窖时遇到塌方,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大山。郭旭德的一条腿也被砸骨折断,从此落下残疾。

这一次,他不想错过宝贵的机会。与张艳奇一同出发的,还有连队的四级军士长周俊彪。他要去参加联勤保障部队组织的“奋进新时代”故事会表演。周俊彪带着连队创作的小品《战地比武会》,坐上了火车。看着眼前山外的景色,他非常激动——终于完成班长的嘱托,让连队的文艺作品又走出了大山。

怎么睡得着?自己肩上扛的这面旗,是先辈们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快速穿插,勇猛冲锋打出来的。“冲锋!这个时候只能前进。”张艳奇告诉自己。

两个连队,相隔千里 连着同一个根 看着连队官兵与“英勇神速”战旗一同合影,连长周鹏最想这份荣光分享给一位叫王存的老兵。王存是连队第一任指导员。这面血染的战旗就是经他的手,扛到燕山脚下的。

周鹏回想起自己的军校生活。每当拍照,战友们挤在镜头前要耍宝、做鬼脸,摆各种姿势。而守山的兵呢?他们日夜为伴的,就是这连绵不绝的山。除了拍自己,就是拍这大山。

那盘煤油灯,是当年连队战士姜俊学习毛主席著作时用的。姜俊曾是连队的“羊信”。他在煤油灯下学习,累计摘录20万字笔记,还利用业余时间,在驻地周边村里开办扫盲班,总结出一套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的经验办法。

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。一茬茬文艺骨干走了,留下来的“大拿”越来越少。班长退伍前叮嘱周俊彪:“文化活动是连队的亮点。我离开了,你们一定要继续发光发热,继续带着咱‘英勇神速’连的节目走出大山。”

排面标齐,向前看。风,来了,他手中的战旗飘起来了!当战旗方队缓缓驶过天安门,张艳奇压轴的情感瞬间迸发:“战友们,你们看到了吗?”

6号军骡牺牲后的冲击波 7月17日中午,周鹏又爬上了哨所。“骡信”罗茂文正瘫坐在台阶上,蜷缩成一团,一直低着头。

当年广西战役水丰战斗,连队雨夜奔袭,切断敌人后路。罗茂文知道,平时自己练习负重奔袭时,快跑1小时只能跑9公里山路。“精疲力竭,能见度又那么低,前辈们是怎么做到6个小时连续奔袭40公里的呢?”罗茂文惊叹。

罗茂文终于体会到战争片里那种挥洒沙场的壮烈——冲锋的战友一个个倒下,战士们端着机枪疯狂扫射。返回西山哨所时,连长问罗茂文:“还能继续带运输队吗?”

为了创作出更多好节目,周俊彪工作之余留心观察着身边的每个人。终于,他的灵感来了……那是2019年夏天,驻训地的最高温度已经达到39℃。汗珠从一顶顶头盔中滑落,砸在地上,连个水印都没留下。

“不管了,打吧。”周鹏终于拨通电话。没想到,接电话的4连指导员邓琦非常热情。邓琦不仅将连队的详细历史资料传给他,还邀请他去连队参观。

一根柳枝,传递老兵不变的情怀 去年八一建军节前,60多岁的老兵

罗茂文终于体会到战争片里那种挥洒沙场的壮烈——冲锋的战友一个个倒下,战士们端着机枪疯狂扫射。返回西山哨所时,连长问罗茂文:“还能继续带运输队吗?”

罗茂文终于体会到战争片里那种挥洒沙场的壮烈——冲锋的战友一个个倒下,战士们端着机枪疯狂扫射。返回西山哨所时,连长问罗茂文:“还能继续带运输队吗?”

罗茂文终于体会到战争片里那种挥洒沙场的壮烈——冲锋的战友一个个倒下,战士们端着机枪疯狂扫射。返回西山哨所时,连长问罗茂文:“还能继续带运输队吗?”